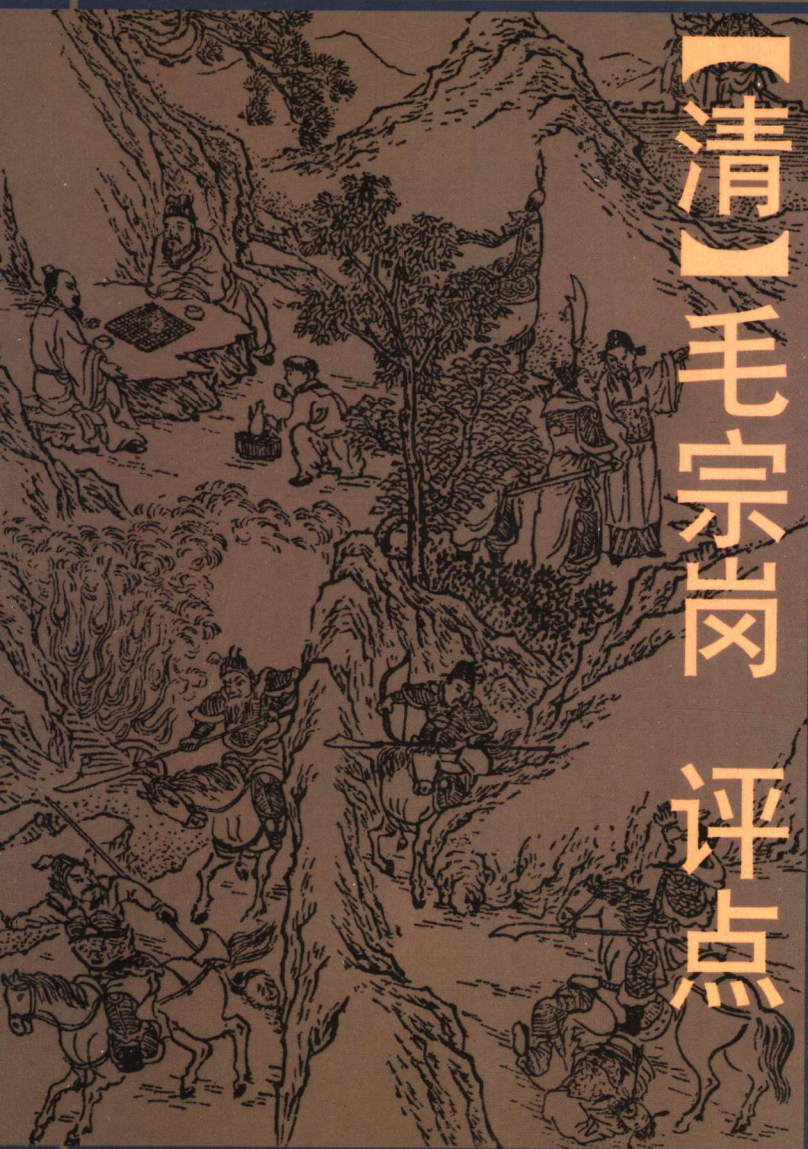


全图绣像二国演义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评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全图
绣像

三国演义

上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清]毛宗岗评点《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中、下)

责任编辑 李可达

封面设计 徐敬东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680×920 1/16

印 张 65

版 次 1981年4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四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四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4-08022-X/I·1707

定 价 79.00元(上、中、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再版说明

近来,全国各地不少读者来函要求邮购我社出版的〔清〕毛宗岗评点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一些新华书店也要求再版重印这一版本的图书。此书1981年出版发行以来,先后6次印刷,一版再版,累计印数达48万套(全三册),可见其价值所在。由于存书告罄,我社决定重新校勘、装帧设计、改版重排,印制全新的《全图绣像三国演义》毛氏评点本,以飨读者。

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亦称《三国志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元末明初罗贯中著。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清朝初年,毛宗岗(字序始)与其父毛纶(字德音,改字声山)合作效金圣叹评点《西厢》、《水浒》例,修订润色罗本,并加以评点。毛氏父子的修订,主要是对罗本增删改削,辨定史实,修正文辞,削除论赞,删节琐事,改换诗文,整理回目等。修改了罗本若干松散拖沓的表述,使全书故事情节更为紧凑畅达。成为此后三百年来一直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历久不衰。

我社出版的《全图绣像三国演义》,是以清较早期的文英堂刊本为底本,并参照清咸丰年间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本和民国初年扫叶山房刊本等几种版本,作了校勘。在校订中力求保持毛本的原貌,多不以文字的优劣作取舍。全部保留了毛本原有的序言、凡例、读三国志法,回评与夹评等,并复制了原版本的绣像插图。这些出自清代无名画家之手的绣像,古朴凝重,线条流畅,场景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故事情节增色不少。是历年来诸多《三国演义》版本中绝无仅有的,极具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可以说,这是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的“原始本”。这个版本在我社出版前多

年没有印行，一般读者已不易得到，毛氏的“读三国志法”、“回评”与“夹评”等论述，以及对全书修订的细节，有助于文学工作者研究参考，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书中人物、情节及其艺术表现技巧的理解和认识，提高鉴赏能力。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毛氏的修订润色，无疑对全书艺术价值有所提高，但同时贯注到书中的封建正统思想也有所增强，在其“读三国志法”、“回评”与“夹评”中，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更有突出的表现，这自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是一个封建文人思想局限的反映，读者自不难理解。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对全书文字都加了标点和必要的注释，简化字横排，文中的人名、地名保留了若干异体字，并参照其它版本，改正了原本中一些错误的句读和讹误之处。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不免会有错误或疏漏。敬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原 序

余尝集才子书者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已谬加评订，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汉唐而下，依史以演义者，无不与《三国》相仿。何独奇乎《三国》？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异代之争天下，其事较平，取其事以为传，其手又较庸，故迥不得与《三国》并也。

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而叹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当汉献失柄，董卓擅权，群雄并起，四海鼎沸，使刘皇叔早谐鱼水之欢，先得荆襄之地，长驱河北，传檄淮南，江东、秦、雍以次略定，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位虽虚，正朔未改。皇叔宛转避难，不得早建大义于天下，而大江南北已为吴、魏之所攘，独留西南一隅，为刘氏托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西为汉中一摧，则汉益亦几折而入于曹，而吴亦不能独立，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

逮于华容遁去，鸡肋归来，鼎足而居，权侔力敌，而三分之势遂成。寻彼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玺，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蠹贼。且天生瑜以为亮对，又生懿以继曹后，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

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

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汉，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逾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览此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

昔者蒯通之说韩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说，其时信已臣汉，义不可背；项羽粗暴无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三分之几，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且高祖以王汉兴，而先主以王汉亡，一能还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以如是止，早有其几局于冥冥之中，遂致当世之人之事，才谋各别，境界独殊，以迥异于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

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独是事奇矣，书奇矣，而无人焉起而评之，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锦心，口非绣口，不能一代古人传其胸臆，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汉唐而下诸演义等，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

余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会病未果，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称快者再，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故余序此数言，付毛子授刳之日，弁于简端，使后之阅者，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

崑

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

重刊三国志演义序

昔陈承祚有良史才，所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已入正史。范颢称其词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裴松之亦谓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而惜其失在于略。复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凡志所不载，事宜存录者，毕取以为之注，而三国事迹略备。演义之作，滥觞于元人，以供村老谈说故事。然悉本陈志、裴注，绝不架空杜撰，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阅者参观正史，始知语皆有本，而不与一切小说等量而齐观矣。

咸丰三年孟夏勾吴清溪居士书

凡 例

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重复处。今悉依古本改正，颇觉直捷痛快。

二、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又曹后骂曹丕，详于范曄《后汉书》中，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详于《枭姬传》中，而俗本但纪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

三、事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四、《三国》文字之佳，其录于《文选》中者，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并传，俗本皆阙而不载。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

五、俗本题纲，参差不对，杂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两截。今悉依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

六、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漫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而以新评校正之。

七、俗本之尤可笑者：与事之是者，则圈点之；与事之非者，则涂抹之；不论其文，而论其事。则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将尽取圣人之经而涂之抹之耶？今斯编评阅处，有圈点而无涂抹，一洗从前之陋。

八、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而俗本每至“后人诗叹

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与俗本大不相同。

九、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若汉则未闻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殊为识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

十、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蝉，张飞捉周瑜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有古本《三国志》所无，而俗本演义所有者，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此其诬也，则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诬，毋乃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

读三国志法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刘氏晋亦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而一传之后，厥祚不长，但可谓之闰运，而不可谓之正统也。至于东晋偏安，以牛易马，愈不得以正统归之。故三国之并吞于晋，犹六国之混一于秦；五代之混一于隋耳。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与焉耳。且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而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国，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然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唐、宋且不如汉而何论魏、晋哉？高帝以除暴秦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昭烈为正统，而刘裕、刘智远

亦皆刘氏子孙，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裕与智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征，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近而可考，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故不得与昭烈并也。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存勖本非李而赐姓李，其与吕秦、牛晋不甚相远，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曰：世远代遐，亦裕与智远者比，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南唐李昇不得继唐而为正统，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以延宋祚于不绝，故正统归焉。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全不以二圣为念，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

《三国志》也。

三国之有三绝固已，然吾自三绝而外，更遍观乎三国之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騭、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于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曹植、杨修，早慧则诸葛恪、钟会，应对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浴、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爽。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求之别籍，俱未易一一见也。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祢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其他早计如田丰，苦口如王累，矢贞如沮授，不屈如张任，轻财笃友如鲁肃，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不畏强御如陈泰，视死如归如王经，独存介性如司马孚。炳炳麟麟，照耀史册。殆举前之丰沛三杰、商山四皓、云台诸将、富春客星，后之瀛洲学士、麟阁功臣、杯酒节度、弔市宰相：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

《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而不但此也，刘备以帝胄而继统，则有宗室如刘表、刘璋、刘繇、刘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董卓，乱国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袁术，称雄如袁绍，割据如吕布、公孙瓒、张杨、张邈、张鲁、张绣等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

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然则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

若论三国开基之主，人尽知为刘备、孙权、曹操也，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而孙权则借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其不同者二。三国之称帝也：惟魏独早；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余；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刘禅已立之后。其不同者三。三国之相持也：吴为蜀之邻，魏为蜀之仇，蜀与吴有和有战，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吴与魏则战多于和。其不同者四。三国之传也：蜀止二世，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吴则自权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国之亡也：吴居其后，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则见夺于其臣，吴、蜀则见并于其敌。其不同者六。不宁惟是，策之与权，则兄终而弟及；丕之与植，则舍弟而立兄；备之与禅，则父为帝而子为虏；操之与丕，则父为臣而子为君。可谓参差错落，变化无方者矣。今之不善画者，虽使绘两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文之合掌，往往类是；古人本无雷同之事，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则何不取余所批《三国志》而读之。

《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国》一书，有追本穷源之妙。三国之分，由于诸镇之角立；诸镇角立，由于董卓之乱国；董卓乱国，由于何进之召外兵；何进召外兵，由于十常侍之专政；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然而刘备之初起，不即在诸镇之内，而尚在草泽之间。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由于黄巾之作乱，故叙三国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乃黄巾未作，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更有忠谋智计之士，直言极谏以预料之，使当时为之君者体天心之仁爱，纳良臣之谏论，断然举十常侍而屏斥焉——则黄巾可

以不作，草泽英雄可以不起，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而三国可以不分矣。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国》一书，有巧收幻结之妙。设令魏而为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愿也。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苍之意不从人心所甚愿，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于晋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汉，又不于魏，则何不假手于吴而必假手于晋乎？曰：魏固汉贼也；吴尝害关公、夺荆州、助魏以攻蜀，则亦汉贼也。若晋之夺魏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则与其一之以吴，无宁一之以晋也。且吴为魏敌，而晋为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国》一书，有以宾衬主之妙。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先叙黄巾兄弟三人，桃园其主也，黄巾其宾也。将叙中山靖王之后，先叙鲁恭王之后，中山靖王其主也，鲁恭王其宾也。将叙何进，先叙陈蕃、窦武，何进其主也，陈蕃、窦武其宾也。叙刘、关、张及曹操、孙坚之出色，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刘备、曹操、孙坚其主也，各镇诸侯其宾也。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诸葛亮历事两朝，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晚来先死之庞统，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庞统又其宾也。赵云先事公孙瓒，黄忠先事韩玄，马超先事张鲁，法正、严颜先事刘璋，而后皆归刘备，备其主也，公孙瓒、韩玄、张鲁、刘璋其宾也。太史慈先事刘繇，后归孙策，甘宁先事黄祖，后归孙权，张辽先事吕布，徐晃先事杨奉，张郃先事袁绍，贾诩先事李傕、张绣，而后皆归曹操，孙、曹其主也，刘繇、黄祖、吕布、杨奉等诸人其宾也。代汉当涂之讖，本应在魏，而袁公路谬以自许，魏其主也，袁公路其宾也。三马同槽之梦，本应在司马氏，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司马氏其主也，马腾父子其宾也。受禅台之说，李肃以赚董卓，而曹丕即真焉，司马炎又即真焉，曹丕、司马炎其主也，董卓其宾也。且不独人有宾主也，地亦有之。献帝自洛阳迁长安，又自长安迁洛阳，而终乃迁于许昌。许昌其主也，长安、洛阳皆宾也。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荆州其主也，徐州其宾也。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两川其主也，而荆州又其宾也。孔明将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蛮方，意不在蛮方而在中

原，中原其主也，蚩方其宾也。抑不独地有宾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鸩酒、短刀、白练以貽帝辨，鸩酒其主也，短刀、白练其宾也。许田打围，将叙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宾也。赤壁鏖兵，将叙孔明借风，先叙孔明借箭，风其主也，箭其宾也。董承受玉带，陪之以锦袍，带其主也，袍其宾也。关公拜受赤兔马而陪之以金印、红袍诸赐，马其主也，金印等其宾也。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玉龙、金凤，雀其主也，龙、凤其宾也。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善读是书者，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

《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如纪宫掖：则写一何太后，又写一董太后；写一伏皇后，又写一曹皇后；写一唐贵妃，又写一董贵人；写甘、糜二夫人，又写一孙夫人，又写一北地王妃；写魏之甄后、毛后，又写一张后。而其间无一字相同。纪戚畹：则何进之后写一董承，董承之后又写一伏完；写一魏之张辑，又写一吴之钱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一曹丕，曹丕之后又写一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一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一司马炎，又旁写一吴之孙琳，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则袁谭与袁尚不睦，刘琦与刘琮不睦，曹丕与曹植亦不睦。而谭与尚皆死，琦与琮一死一不死，丕与植皆不死，不大异乎！叙婚姻之事：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约婚于袁谭，孙权结婚于刘备，又求婚于云长；而或绝而不许，或许而复绝，或伪约而反成，或真约而不就，不大异乎！至于王允用美人计，周瑜亦用美人计，而一效一不效，则互异；卓、布相恶，傕、汜亦相恶，而一靖一不靖，则互异。献帝有两番密诏，则前隐而后彰。马腾亦有两番讨贼，则前彰而后隐，此其不同者矣。吕布有两番弑父，而前动于财，后动于色，前则以私灭公，后则假公济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赵云有两番救主，而前救于陆，后救于水，前则受之主母之手，后则夺之主母之怀，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写水，不止一番，写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关公有白河之水，又有晋口川之水；吕布有濮阳之火；曹操有鸟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陆逊有猯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盘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甚者孟获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如树同

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杜少陵诗曰：“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三国》之文亦犹是尔。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杀何进，则一变。本是吕布助丁原，却弄出吕布杀丁原，则一变。本是董卓结吕布，却弄出吕布杀董卓，则一变。本是陈宫释曹操，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则一变。陈宫未杀曹操，反弄出曹操杀陈宫，则一变。本是王允不赦催、汜，却弄出催、汜杀王允，则一变。本是孙坚与袁术不睦，却弄出袁术致书于孙坚，则一变。本是刘表求救于袁绍，却弄出刘表杀孙坚，则一变。本是昭烈从袁绍以讨董卓，却弄出助公孙瓒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投徐州，却弄出吕布夺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攻昭烈，又弄出吕布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吕布绝袁术，又弄出吕布求袁术，则一变。本是昭烈助吕布以讨袁术，又弄出助曹操以杀吕布，则一变。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讨曹操，则一变。本是昭烈攻袁绍，又弄出昭烈投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助袁绍以攻曹操，又弄出关公助曹操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关公寻昭烈，又弄出张飞欲杀关公，则一变。本是关公许田欲杀曹操，又弄出华容道放曹操，则一变。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东吴以破曹操，则一变。本是孙权仇刘表，又弄出鲁肃吊刘表、又吊刘琦，则一变。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杀孔明，则一变。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孙权结婚昭烈，则一变。本是用孙夫人牵制昭烈，却弄出孙夫人助昭烈，则一变。本是孔明气死周郎，却弄出孔明哭周郎，则一变。本是昭烈不受刘表荆州，却弄出昭烈借荆州，则一变。本是刘璋欲结曹操，却弄出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刘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夺刘璋，则一变。本是昭烈分荆州，又弄出吕蒙袭荆州，则一变。本是昭烈破东吴，又弄出陆逊败昭烈，则一变。本是孙权求救于曹丕，却弄出曹丕欲袭孙权，则一变。本是昭烈仇东吴，又弄出孔明结好东吴，则一变。本是刘封听孟达，却弄出刘封攻孟达，则一变。本是孟达背昭烈，又弄出孟达欲归孔明，则一变。本是马腾与昭烈同事，又弄出马超攻昭烈，则一变。本是马超救刘璋，却弄出马超投昭烈，则一变。本是姜维敌孔明，却弄出姜维助孔明，则一变。本是夏侯霸助司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维，则一变。本是钟会忌邓艾，却弄出卫瓘杀邓艾，则一变。本是姜维赚